

访问文字纪录

陈爱康访谈

访问：杜柏贞 日期：2009年10月31日 时间：约42分钟 地点：纽约

浙江美术学院

问：那时候您是老师，对不对？

康：是。

问：是什么时候开始教书？

康：77年。

问：是您第一年开始做老师。

康：是。

问：谁是您的学生，您教学的方法是怎样的？

康：我77年回到浙江美院，本来不是在浙江美院工作，后来因为油画系没有女的老师，他们最后就选了我回去，我在当时是唯一的女老师。

问：您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？

康：我是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。后来政府分配我到一个叫卫生防疫站工作，就画一点点宣传的东西，宣传怎么讲卫生什么的。后来我参加过第一届全国美展，他们觉得我的专业[知识好]，虽然文化大革命学的不多，因为我是65年进学校，只上了半年课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。所以我们的基础主要是在中央美院附中学的，就是在北京中央美院有一个附属中学，那时候学了四年，就打了基础。可是刚入读大学，就赶上文化大革命，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学了，但是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基础，我们还是可以画自己作品。

后来[浙江美术学院重新招生]，油画系缺少一个女老师，我因为参加了全国美展，刚好我又是他[郑胜天]的太太，所以就把我调回去了，应该说那个时候我是整个油画系最年轻的老师，和学生年龄上比较接近。77年是文化大革命停了十年以后第一届招生，所以这一批学生非常优秀，就跟我们刚刚说的，我们从几千人里挑了八个学生，所以那些学生他们——

问：您也参加了招生？

康：参加招生的，然后他们来了之后，因为我是新的老师，所以我一般不会教5年级，他是5年制的，从1年到5年，我一般都是教一年级和两年级的，所以黄永砅那个班我也带过，带他们上课，做他们的班主任。

问：班主任是做什么样的工作？

康：班主任就是除了上课以外，还要管这些学生的思想状况，他们的生活，关心他们一切东西。就是我对这个班要负责任，就是万一出什么问题就是我的责任。

问：除了黄永砅之外，那个班还有谁？

康：现在记得起8个人：查立、林琳，女学生有两个，陆虹，在监狱里的这个。潘一行、徐进，在台湾画廊里卖的比较好的叫陆琦、管建新，应该还有一个年级比较大的。还有一个高个子我也忘了他的名字，忘了，8、9个人。

问：我们没有机会碰到查立，还有林琳，当然他过世好多年了。但我听过他们的历史，他们也是比较活跃的、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些学生，对不对？

康：是说他们这一批人，对，因为他们不是直接从高中毕业马上进来的，他们经过了10年，好多人下乡，那个时候毛泽东让大家到农村去插队嘛，所以他们比较有社会经验，再加上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考这个学校，因为这个学校10年没有招生，所以第一批来的都是比较好的，很出色的学生。

问：您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怎么样？

康：我跟他们在一起，我觉得与其说像老师，我觉得确实更像朋友，就是我比他们大几岁。其实第二届也是很优秀，就是77, 78两年，耿建翌，还有王广义、张培力，我也带过他们，因为后来我们系就分成三个工作室：一个是全山石的，还有一个是汪诚一、他是我们叫第一画室，第二画室，基本上是苏派，就是比较传统的，写实的这种。第三画室就包括我，金一德，还有其他几个老师，那个时候郑胜天不在，他去美国了，就是有比较有一点新的想法，不想完全是传统的，所以就成立第三画室...其实[第一跟第二画室]很接近，我们比较不接近，我们可以比如说画法上比较开放一点，从我个人来讲，因为那个时候国家刚刚开放，有一些书进来，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，我当时在系里也是很年轻的，就觉得我们应该[尝试教新的东西]，我就参加到第三画室，因为我自己也在试不同的东西。所以，我觉得学生也应该不光是只学习一种东西，他应该吸收各种各样不同的。

问：学生可自由选择到哪个工作室？

康：对，他们自己选择，当然也通过系里面讨论，最后定下来的。像王广义、耿建翌都在我们工作室，是因为他们比较想法比较开放，就是有自己的想法。还有候文怡，他们2年级的时候，我也有带，候文怡其实是很聪明，画得也很好。

问：您教学具体情况是怎样？

康：浙江美术学院有一个教学大纲的，即使你不同的画室，你也不能够完全不一样，那不太可以。所以基本上就是有一年级，有一些基础的课程，二年级稍微再加难一点，再加难一点，所以我们还是基本上是画模特的，比如说一年级画静物、画石膏静物，二年级就画人像，或者画全身人体，到四年级，当然还有一些创作，四年级就画比如说人体组合什么的，就是比较注重技法的训练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还是有不同的看法，你可以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或者是他刚刚讲的，你可以离开一点，所以像王广义画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好，但是大部分的老师都是说不及格的，因为他没有照着那个东西画，就自己想法，主观的东西太多，就是自己的想法太多了。

问：王广义等后来就变得比较出名，他在学校时，您可以看得出他比较特别的学生？

康：我觉得王广义比较特别，因为他当学生时，就已经比较反叛了。其他的学生，其实包括查立，还有耿建翌等，他们那些基础课，就是我们要求的，学校里正常的基础课他们都画得很好。但是他们不满足这个东西，所以他们毕业了之后，他们就变了嘛，是不是。

问：所以是毕业以后他们才发展出自己的特色？

康：有的在毕业之前，比如说创作什么的，已有些与别不同。我记得林琳的一幅创作就是画一个人，好像是受伤了，有血什么的。所以，在系里又是一个很大的争论，刚好我带那个班，所以就给我很多压力，他们就要给他打不及格，说画这样的东西不行。后来，也是刚刚跟郑胜天讲的故事差不多，我就争取给他打一个及格。那么在班里头，我一般上课，好多老师不跟学生画，但是我每一次都跟学生一起画，所以我喜欢跟学生一块画，他们觉得我比较没有架子，比较容易接近，可以一块讨论一些事情。

林琳

问：我们听说查立还有林琳，他们有一些行为问题，就是他们在学校里面闹。

康：有啊，比如说林琳就是，我和另外一个比较年纪大的老师带他们去海岛，因为我们是主张除了在教室里，我们还要到农村去写生，所以我们到了就是嵊泗列岛，就是东边下海到农村打鱼，打鱼的渔村去画一些写生什么的。写生嘛大家都一样，自己画就是了。但是那个林琳就是比较像一个Artist，不修边幅。比如说，大家坐船，他那个调色盘就拿在手里，上面很多很多颜料。有一位吕老师就说：「你为什么不把他收起来，放在你的画箱里面，你这样碰到别人。」应该是老师跟你这么说，你这么做就行了，但林琳就站在船头上，把调色板丢到海里。然后呢，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什么原因，他跟吕老师有吵架。后来吕老师来找我，吕怀英（谐音）老师来找我，说我今天犯了个错误，他说：「我跟林琳吵架。」林琳说：「像你这样的老师，到了美国去一定得饿肚子。」很厉害的，后来吕老师，当时他在气头上，他说：「你到美国去你发财。」然后吕老师跟我说，他这样说也不好，也不合适。说这可怎么办呢。后来我去找林琳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不管怎么样，你这样对老师不尊敬，我说你应该去道歉。所以，我就劝他去道歉，他还比较听我的，可能最后他是很硬，他不肯的，开始怎么也不肯道歉。我说，你做了不对的事情，你还是要道歉。后来他可能道歉了，反正也不是很诚意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个性蛮硬的那种。

问：但他画的怎么样？

康：林琳在一年级的時候，他的素描可以说是最好，他的基础画的非常好，他后来到的美国的作品我都不太见到，好像在美国的老师也很欣赏的。

问：林琳是不是没有毕业？

康：他的不毕业是因为，一年级、二年级我带了，后来到了毕业班的时候，是另外一个老师，就是老先生王流秋。王流秋带他那个毕业班，王流秋是个老先生，按理来讲，他比较开放的，在那个年龄层里面他比较开放的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具体细节我不知道，就是林琳的创作他们认为不好，然后就是吵架了，吵架的时候又讲话讲错了。所以把王流秋气得很厉害，他已经是70几岁了吧，还是80岁，就是很生气，生气呢就去找副院长王德威，他们当时就决定，王德威突然开了一次学校大会，我也在的，那个就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一样，就说像林琳这样的学生，要开除他，不让他毕业。那个时候还有两个星期就毕业了，却不让他毕业。所以所有的学生听了以后，都没有一个人讲话，都觉得当时就讲怎么这么恐怖。后来我们也是劝林琳去，林琳也去做了，就是到王流秋老师门口，连夜坐在那里想跟他道歉，就是王流秋老师不见他，就这样。我听说是坐了两天，要道歉，他不见。后来学校就做了这个决定，把他开掉了。

之后，林琳没有办法，就回上海，他是上海人，有差不多一两年吧，有没有两年？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，他就也没有工作，也没有生活来源，就是回到父母那，大概是。好像是被街道管了，就是中国人这个管人的系统是很严密的，你如果没有学校管你的话，那个街道有一个居民委员会也可以管你，所以他的那个处境很困难。大约是过了2、3年，好像气氛比较好了。我以前在北京中央美院附中的时候，[丁士中]老师是我的班主任，他当时在文化部工作，应该是副局长，后来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，我就说林琳这个处理不合适，你可以给他处分，但是他就差两个星期毕业，你就不让人家毕业。就说林琳当然是犯了错误，可是他毕竟是年轻的学生，后来这封信我就送给这个丁士中…然后他就把林琳这个事做平反，这样的话林琳就可以有机会申请出国留学。

问：所以他出国。

康：对，我第一次到纽约是在21年前，88年，潘一行、林琳还有谷文达都陪我，还有陆虹，我住在陆虹那里，他们看Soho的画廊、Metropolitan...

陆虹

问：在七七届还有其他学生，像查立。您还有没有跟他联系？

康：最近几年没有，我就知道陆虹的孩子是查立带回去的，这个是我们有听说，因为陆虹进监狱了嘛。

问：对，陆虹也是您的学生，也是画家？

康: 对, 也是, 就是和查立一个班的。陆虹到了美国之后, 她为了生存, 她就在times square画画像画了5、6年。就是有很多中国画家, 包括陈丹青他们都画过, 她也在那画, 而且她画久了, 她就画得很熟练, 所以一个晚上能赚600块。

问: 600块, 一个晚上?

康: 至少300...哈哈。88年我就来了, 我想你们画像, 我也去看看, 在半夜。她说, 你要看, 我们要半夜12点以后才去, 我就半夜12点以后跟她一块去了, 她就开始画, 有时候是画两个人一起的, 她因为是用粉彩, 就是有一点颜色, 画得很快, 半个小时、20分钟一张。所以一个晚上如果生意好的话, 是有几百块可以赚的。结果那一天她就一直画, 一直画到半夜三四点的时候, 已经没什么人, 可是Time Square还是有人, 就是后面一群黑人男孩子在打架, 打了一身血。当时我就说, 我们走吧。他们在后面打架, 但她说: 不用管他们, 她照样做她的。她在Time Square六年, 她走到哪, 那个卖吃的人都认识她, 都会跟她打招呼的, 她是看上去非常热情的那样一个人, 所以她跟周围的人都很熟悉, 她说她六年了, 都是天亮才回家。晚上十二点以后才上街, 天亮回家, 她的工作是这样的。然后回来之后, 她说她在地铁或者是在那条马路上其实是很乱的, 是不是, 特别是后半夜很乱的, 她说她没被人家抢过, 她身上全是现金, 她都没有被人家抢过, 奇怪吧。

问: 八十年代比较危险。

康: 那个时候挺危险, 然后她还要准备随时走, 有时候警察会来制止你, 不让你干, 有时候还要马上装起来逃掉。我说, 你这样的工作短期可以, 你竟然做了6年。但是她就是通过这个工作, 她认识了后来的丈夫。

问: 怎么认识的?

康: 她画像, 她丈夫经常走过这条街, 看到她就讲话, 然后就认识了。那个男士刚刚离婚, 是个律师, 后来他们就认识了, 就结婚了。结婚之后, 她就帮这个男的在一个律师事务所专门做难民申请, 这个律师事务所后来越干越红火, 很大, 挣了很多钱。她后来在迈阿密还有别墅什么的, 自己还造了很大的房子, 很忙。她后来就没有什么时间画画了, 就是帮她的先生好多案子, 因为她会讲中文嘛。我说你没有学过法律, 你怎么可以到那个法庭上去作证, 她说我不管, 我就去。她说有时候会被他们赶出来。她也是非常厉害。结果后来是她可能做了一些假文件, 我估计为了把这个事情做成, 就被人家揭发, 后来FBI就派了卧底。后来这个事揭发了之后, 她和她的先生就判了刑了。她先生自杀三次, 都被她救过来, 她是想的很开, 她说, 我出去以后我照样还可以做我的事, 我想做什么。她也是个人物...她现在还在监狱。我一直想看她, 你知道, 我想看她的话要申请一个礼拜, 我的时间都不够, 没有办法申请...结跟她结婚之后就怀孕, 生了一个双胞胎嘛。她生了双胞胎, 但还要坐监狱, 查立就把她两个孩子带回杭州了, 交给她的外公外婆带。

问: 还有多长时间才出来?

康: 我不太清楚, 徐进可能知道, 徐进也是他们班的...她是一个很好的人, 可是她不懂法律...但是她丈夫是律师, 她可以胆子很大, 不懂法律, 就是有时候cross the line...

问: 您教过还有张培力、吴山专。最出色的学生在你班上, 您会不会给我们讲一讲他们?

康: 没有太多, 因为吴山专不是油画系的, 他当时是师范系, 等于是油画系派我给他们上课, 我也是带他们上课。他们的班人挺多, 比油画系人多, 十几个吧。学生里面有女生。

问: 但是大多数是男生。

康: 对, 两三个, 一个班里有两、三个女生。

问: 这是学校里有规定要有女教师?

康: 那有可能不是学校规定, 就是一般也有这个想法, 就是中国比较提倡男女平等, 你这个完全教室里都是男的, 好像上面会有一个考虑, 你们应该招一个女的老师, 倒也没有硬性的规定, 没有。

问：他们告诉你他们选择你的时候因为你是女生吗？

康：不光是这个，他们认为专业上的水平足够当老师，但是是女的最好，因为学校没有女老师。

问：在您的班里面也有女学生？第一班、第二班有几个女学生？

康：有。第一个班有陆虹和另外一位，太多年不见了，她也在美国，就是这八个学生只有一个还是两个，八、九个学生只有一、两个没有出国，全部在外面。

问：全部在外国？两个女的都在外国？还有那个女的有没有？

康：王莉华也是嘛。

郑胜天（郑）：王莉华晚一点，王莉华、候文怡也是女生。

问：我觉得很奇怪，您的班里面的学生很多出名了，张培力、吴山专、王广义、黄永砅这些人都出了名，而且做很好的艺术，也卖的很好，贡献很大…

康：对，但是他们都是代表现代艺术的，这些人并没有继承学校里学的那个东西，他们就都反了嘛，都重新开始。

问：对，因为您的学校比较开放。假如说他们到中央美术学院，可能他们的就会完全不一样。但为什么您班上的女学生没有在艺术界持续的工作、出名，就跟这些男同学一样？

康：你是说为什么我没有像他们？

问：不，是女学生。就是为什么女学生没有名家出来？除了陆虹之外。哈哈。

康：她不是艺术方面的出名。

问：对，为什么？您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？

康：没怎么想，但是如果让我回答这个问题呢，这是一个偶然吧，我想，有女学生也很出名啊，在现代艺术里也有吧，但是还是不多。她们专业上应该没有男孩子那么出色，就是在学校里就是比较平淡的，就是那个想法啊，包括陆虹在艺术上她也没有什么突破，她还是画很写实的东​​西，她只是她的这个经历像个故事。另外女学生也是比较老老实实，就是好学生。

郑：候文怡是唯一有可能的。

康：候文怡是唯一比较有想法的女孩。她后来在圣地亚哥University Art Institute学过，她的一些作品还是比较有想法，可是她就是不太喜欢和人家打交道，就是没有让她真正能够发挥她的才能。

黄永砅

郑：你讲一下黄永砅，黄永砅在当时的学生中很特别。

康：对，黄永砅。当然，能考进来的人，基础都不错，他能够通过考试，都是很不错的，但是他一直没有像别的学生一直很用心的在练写实技巧。他在学校时实际上已经开始想脱离。他的毕业创作，我没有教他创作，但是我有去看他做。他去一个工厂，一个很大的，他用那个喷枪，他就不是用画笔。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，色彩组织很特别。现在具体印象就是用喷枪来做的一幅画，就是他的毕业创作。你有没有记得那张创作？

郑：我不在。

康：你不在，而且我到了他那去，我也跟他一起玩玩，用喷枪喷一点什么东西，他在那弄，我也喷了几张小的，他喷很大的东西。他的话不多，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不是很好，可是他很会写，他曾经写了一篇东西给我看，很厚了，就是用手写的，我从头到尾看了，每一句话的意思都能看明白，可是看完之后我就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。我给你（郑胜天）也看了，你说你也看不懂！后来好多年之后，我才突然想起来，他因为联系到他后来做的作品，是不是？他就是说看上去语法都对，每一个字都没有错，每一个都对，可是他

讲的什么也没有，就什么都没讲。很有意思，后来一想，这是他的一个作品，当然他这个东西已经丢了，他自己没有保存。很有意思，就是你说了一大篇，可是不知所云，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……这个东西是毕业之前写的。

问：他什么时候毕业？

康：77年入学，应该是81, 82年毕业的，后来他就好像分配回他的老家了，分配到福建了，就比较少接触，在学生的时代我们还比较接近，但是谈的不是特别深，因为他很少开口，他就是不爱说话，可是他脑子里有很多想法，写很多东西。他是不是跟王公懿谈的比较多，黄永砅跟王公懿比较好朋友，我和王公懿也是最好的朋友。

问：王公懿是版画系的，是吗？

康：版画系的。她曾经得过全国奖项的。

郑：王广义说，对他最有影响的浙美的两个老师，一个是陈爱康、一个是王公懿，因为他们两个人喜欢他的画，没有别人喜欢他们的东西。

康：他说别人都说他的画不好，只有我说他的画画得好，我记得的，我看了之后，我也没说别的，我说画得好，他就记了一辈子了。

问：您记得王广义在班上的表现怎样？

康：因为我是老师，他是学生，他和其他学生他们住在一起谈什么，那当然不太清楚，我只有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画画的时候，会谈一些有关画的想法，所以他就是不想按学校的要求，比如说我们那个教学大纲，你写生，你要根据自然光线的规律，这个形要像那个人，有这些基本要求的。他就不想这样做，他也没有这样做，他等于是我看着这个东西，我画我自己想画的东西，和看到的景物有关系，但是又有很多变化。别人都说这个不能接受，但是我觉得可以，因为他的画本身很完整，因为你单独看他的画的时候，就处理得很好。我们私人之间没有太多的来往。没有特别多。我觉得还是跟黄永砅多一些，至少他写那个东西，他没给别人看，给我看了，就是那个我看不懂的东西。

问：吴山专呢？

康：吴山专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好像没什么特别，在上课时，还是画画的时候，他还是一般的，他还是比较老实的，按照要求在做。可是他脑子里可能想的什么，就不太清楚。因为给他上的时间很短，大概一个学期吧。

结论

问：您是什么时候离开中国？

康：90年就移民到加拿大。

问：您就是77到90年的时候，一直做老师？

康：还不完全，我86年到88年跟郑胜天一起，我们有一个交换活动，我们一家到美国圣地亚哥，然后另外一家是美国一对夫妻带着他们的孩子到我们学校，是一个交换的program，我那时候在美国呆了1年10个月，然后就回去了。但是回去之后呢，我当时不太愿意和郑胜天在一起，因为反正中国就是这样，一个学校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大观园一样，大家关系搞得很复杂，有点不开心，所以我就要求调到浙江画院。所以在我离开90年之前的一年，我调到了浙江画院，一年后就离开。

问：从77年到87年、88年，中国是不是发生了很大变化？

康：当然有变化。76年是毛泽东过世，之后国家开放了，至少我们知道在西方发生了什么事，对不对？而且郑胜天留学回来，知道现代艺术是怎么回事，我们就是打开窗户，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。那当然会产生变化，那学生的想法就是很活跃的。77-88年，那10年是很活跃的，我觉得，到后来，到现在反而也没有什么太（多的进步），在教学上，现在好像都为了招学生收了很多钱，所以在教改上没有什么想法。

那段时间学生反而比较注意学术方面的东西，不大去想钱、挣钱什么的。等到真正国家开放，这几年，我们已经离开美院了，反正这是跟中国的整个变化有关系的，大部分人都要想怎么赚钱，包括艺术家都想发财，所以在学术方面的追求反而没有那个时候那么强烈了，那时候学生的追求，他们没有想到钱，只是想到要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，我觉得不一样的。